

評 劇

借 當

成 駿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評劇“王定保借當”是傳統劇目之一，該劇原出定縣秧歌，頗具民間小戲特色。之後，為了加強情節，據說由當時的“孫家班”加進了趙素琴一條綫，才變成了“三節烈”（又名“雙蓮保琴”），而形成了另一道“蔓”。戲雖熱鬧，但已主腦不明。改編“借當”之前，我曾參考了定縣秧歌及其他地方小戲、說唱等材料，見到的都是以“借當”一事為主，寫的都是定保、春蓮、秋蓮三人，並無趙素琴一綫。主題鮮明，語言也較生動。因此，我決定根據該戲本來面目加以修改。我曾請教過一些評劇老藝人，他們的意見大體是：“老路數”的“借當”，明白有勁，可惜目前已無准本。同時，他們也提出“三節烈”公堂一場的唱詞有勁，比原本好。根據這些意見，我又把“三節烈”中的一部分情節加進

了以定縣秧歌本为主的“借当”。这个剧本，是1953年改編的，迄今尚未經過舞台实践，缺点当然很多。我誠懇希望戲劇界同志們提出宝贵意見，使这一傳統剧目顯出它的原有特点。

借 当

〔評 剧〕

人物：王定保 張秋蓮 張春蓮 張 父
張 母 李武举 李 二 当鋪掌櫃
当鋪櫃伙 縣 令 捕 快 衙 役(四人)

第 一 場

〔王定保上〕

王定保：(念)无錢还賭帳，
时刻心不安。

学生王定保。在此間学館讀書，今早老师去到东庄飲酒，我不該一时任性，和众学友擲骰耍錢，是我輸了賭帳八吊，答应午后偿还。眼看日已近午，銀錢并无着落。想起此事，好愁悶也！

(唱) 站不穩來坐不安，
八吊賭帳無法還，
有心回家把錢要，
父母知情不容寬，
有心賴下這筆帳，
吵吵鬧鬧無顏面。
左思右想無主意……(想)

有了！

何不到舅父家中去借錢。
想到此處暗盤算，
有一件事情好為難！
自從和表姐把親訂，
張家門中少往還，
今天登門把親探，
怎好開口就借錢，
若被表姐知道了，
心里難免小看咱，
雖然說從小的親戚不見外，
何苦落個不體面。

這便怎么好？(想)有了。

我只好先把二舅找，
躲开表姐这一关。
拿定了主意把路赶。(小圓場)
來到了張家大門前。
我整整衣冠揮塵土，
伸出手來打門环。(叩門)

開門來！

〔張秋蓮內白：“聽見了”。上〕

張秋蓮：(唱) 秋蓮正把針綫做，
忽听有人叩門环。
扎下鋼針盤絨綫，
緊走兩步到外边。
叫一声門外的人兒等一等，
等我給你開門栓。
來到了門洞止住步，
灵机一动打算盤：
清晨起我爹媽同去把親探，
留下我一个人把家看，
倘若是嬌子大娘來把門子串，
鑽到房中也无关。

怕的是东鄰西舍的无二混，
放進門來可討人厭。
先不开門我問个究竟，
你何人到門前？

王定保：是我。

張秋蓮：喲，你又是誰呀？

王定保：愚兄王定保。

張秋蓮：怎么，是表兄來啦？

王定保：正是。

張秋蓮：（唱）听說是我的表兄到，
倖手拉开了門插关。（开門）
休怪我們語声听不准，
你脚不登門快到一年。
甚么風把你吹到此？（施礼）
問表兄一向可平安？

王定保：（还礼）我好。表妹一向可好？

張秋蓮：我也好。

（唱）表兄請到上房坐。（同進房，落坐）

王定保：（唱）我心中有事坐不安。（四望）
啊！表妹，我那舅父舅母可好？

張秋蓮：爹媽倒也康泰。

王定保：怎么不在房中？

張秋蓮：二位老人家早起探親去了。

王定保：怎么，探親去了？

張秋蓮：可不是嘛。

王定保：唉！竟是这样的不巧！

張秋蓮：喲，我說表兄啊，你進得房來，还未說上兩句半話，就这么哼啊唉呀的，莫非說你有甚么心事嗎？

王定保：既是舅父舅母不在家中，表妹你——就不必多問了。

張秋蓮：喲，別看二老不在家中，有点大事小情的，我也作得了主。可話又說回來啦，您要是瞧咱們不中用，那也就听便吧。

王定保：唉！表妹呀！

（唱）未曾說話臉發熱，

不好直說繞个弯，

愚兄我有件为难的事……

張秋蓮：你有甚么为难之事啊？

王定保：（唱）我有一筆飢荒无法还。

張秋蓮：你們念書人，又不管家務事，可打哪來的
飢荒呀？

王定保：這個……

張秋蓮：哪個呀？

王定保：（唱）表妹機靈嘴又尖，
問得我定保難答言，
沒奈何只好實說了吧，
低聲下氣叫秋蓮：
都怪愚兄我太任性……

張秋蓮：你任的什麼性啊？

王定保：（唱）唉！不該南學去耍錢！
輸了銅錢整八吊，
有法輸來無法還。
因此登門來借債，
把顏面二字丟一邊。
偏赶上舅父舅母把親探，
此事怎不讓我為難！

張秋蓮：（唱）秋蓮听罢把眼珠轉，
心中思量兩三番：
我有心開口數落他几句，

又怕表兄是故意裝愁。
靈機一動有主意，
我何不拿話把他試探。
叫一聲表兄你拉倒了吧，
少和我們鬧着玩。

王定保：你看，把我都急出汗了。（拭汗）誰還有心
開什麼玩笑啊！

張秋蓮：這麼說，輸錢可是真的了？

王定保：一點不假。

張秋蓮：表兄啊！

（唱）你輸錢果然是真事，
我冷言冷語可多包涵。
自从我姐姐許配了你，
你藏藏躲躲的不靠前，
我姑父說你臉皮子嫩；
我姑母說你忒靚靚。

噯，可拉倒了吧！

你背地竟辦那冒失事，
不念文章學耍錢，
輸錢來把我們找，

这真是用人才朝前。
休怪表妹我揭你的短，
你自作自受不香甜。
依我說您就另想章程吧，
輸贏和我們不相干。

王定保：（唱）表妹說話忒挖苦，
我面紅过耳好难堪。
借不借的随你便，
不該从头数落咱。（起身，拂袖）
一甩袖子往外走……

〔秋蓮阻攔〕

張秋蓮：（唱）我急忙起身來阻攔。
表兄你往哪里去？

王定保：（唱）去哪里也和你不相干。
今天我把臉丟盡，
只好流落到外邊。
也許山南也許海北，
去上个十年或八年，
有錢再見你們的面，
无錢永不回家園。

張秋蓮：呀！

(唱) 一見表兄急了眼，
走上前去拉衣衫。
妹妹我說兩句玩笑話，
你炮仗脾气火攢天。
咱們是从小的兄妹沒有反正，
对不对的你容讓咱。(推定保坐)
消消气兒快落坐吧，
我解包点心你打打晌尖。

王定保：我不用！

張秋蓮：(唱) 表兄还是不消气兒，
書呆子反倒發了蠢。
今天不給他圓圓臉，
未免讓人忒心寒。
再者說年青人挤在火头上，
就許跑腿子到外边，
真要是跑个十年或八載，
可傾了我姐姐張春蓮，
因此耽誤了婚姻事，
我一輩子都得落埋怨。

我有心借給他錢几吊，
可裝錢的腦子鎖个嚴；
有心借給他几件衣裳当当，
哎，我平常的衣裳又不值錢。
低下头來想主意……(想)

有了！

去找我姐姐張春蓮。
再親也親不过人家小兩口兒，
她不成全誰成全。
不借銀子准借当，
她出關的嫁妝預备齐全。
叫声表兄我告个便，
求你在此把家看。

王定保：啊？

(唱)表妹你往哪廂去？

張秋蓮：(唱)去找姐姐把兵搬。

王定保：(唱)只怕你也白去一遍。

張秋蓮：(唱)我既然应声就办个周全！

王定保：(唱)表姐知道我这丟臉事，
难免被她耻笑咱。

張秋蓮：（唱）知道害臊你別把錢耍，
廢話說的不香甜。
嘻皮笑臉跑出去。（跑下）
王定保：（唱）表妹你可早回還！
唉！我只好在此等候了。（下）

第二場

〔張春蓮上，坐〕

張春蓮：（念）二老去探親，
獨自守閨門。

我，張春蓮。今天早起，叔孀同我爹媽一起探親去了。悶坐無聊，待我做做針綫吧。

（唱）引罷絨綫把針穿，
枕头綉的本是并蒂蓮。
媽媽讓我把嫁妝趕，
听說是好日子擇到臘月間。
常言說光陰快如箭，
轉眼就到那一天。
想到此處我紅了臉……

[秋蓮跑上]

張秋蓮：（唱）東院跑來了張秋蓮。
轉過角門把上房進，
悄沒聲的揭門帘。
看姐姐正在做針綫，
喲！你一天到晚總不拾閑。

姐姐，你忙什麼哪？

張春蓮：我呀，做點閑活。妹妹請坐吧。

張秋蓮：哪是什麼閑活，分明是忙嫁妝哪。

張春蓮：不要取笑。妹妹，叔孀出去探親，你怎不
在家中看守門戶哪？

張秋蓮：姐姐呀！

（唱）我無事不登三寶殿，
有件事情給你添麻煩。

張春蓮：（唱）你往日說話隨隨便便，
今天跟我繞的甚么彎？
扎花做活數你手巧，
有甚么事情求到我跟前？

張秋蓮：（唱）一不求你扎花二不求刺綉，
三不求你把花樣兒剗。

咱家來了一位上門客，
他求我給你把信兒傳。

張春蓮：怎么，家中來了客了？

張秋蓮：嗯。

張春蓮：是誰呀？

張秋蓮：我先不說，你猜猜看。

張春蓮：可是對門的三姑？

張秋蓮：不對。

張春蓮：是後院的四姨吧？

張秋蓮：也不對。

張春蓮：可是姑母來了？

張秋蓮：嗯，这回貼邊兒啦。

張春蓮：貼邊兒就好猜了，一定是姑父來了。

張秋蓮：差不多了。这个人哪，和姑父近邊，和姑母也近邊，可加到一塊兒，还赶不上跟你近邊。

張春蓮：哦，原來是……（羞，欲言又止）

張秋蓮：誰？你倒是說呀！

張春蓮：你这猴丫頭不說好話。我呀，猜不着了。

張秋蓮：你那个小心眼呀，早就明白咧。

(唱) 姐姐不用假装愁，
我把实情对你言：
咱家來的本是王定保，
这位貴客稀不稀罕？

張春蓮：(唱) 果然表弟他來了，
我臉上發燒心喜欢。(挪椅)
忙把椅子來挪动，
和妹妹坐了个肩并肩。
咱姐倆說話低着点噪，
讓外人聽見不方便。
我問問你呀，你表兄到此为何事，
有甚么信兒托你傳？

張秋蓮：(唱) 我表兄有件为难事，
他有筆飢荒无法还。

張春蓮：(唱) 他在南学把書念，
不管柴米和油鹽，
也无非欠点筆墨帳，
大不了是一吊兩吊錢，
这点小事本來好办，
他倒为的是什么难？